

希特勒遗产流向寻踪

作为纳粹德国元首，希特勒留下了多少遗产？2013年，英国广播公司(BBC)拍摄了一部名为《希特勒百万遗产追踪》的纪录片，为我们讲述了希特勒的遗产构成以及去向等情况。

希特勒“生财有道”

负责执导《希特勒百万遗产追踪》的导演弗吉尼亚·奎恩对解开历史之谜很感兴趣。让我们跟随导演的镜头回到1945年4月30日，希特勒与他的情妇在地堡中自杀身亡，临死之前，他口述了一份遗嘱，这份遗嘱被他的助手带出后，被英国情报机关查获。遗嘱中一方面给第三帝国留下了一些嘱托，另一方面对自己的财产做了安排。

根据遗嘱，希特勒的现金财产留给了他的妹妹宝拉和继母以及两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妹妹，他收藏的艺术品打算送给博物馆。但是，遗嘱中没有明确个人财产的具体数额。

英国情报机构解密的文件显示，希特勒的副官马丁·博尔曼是见证希特勒在遗嘱上签字的人，也是唯一了解希特勒的财产数额及出处的人。但是战后不久，他就在柏林街头中枪死亡。从此，希特勒的遗产成了一个谜。

纪录片进行了种种追踪和调查，发现希特勒的收入还是相当丰厚的。他的财富来源主要包括演讲、稿费、肖像权、地产投资、艺术品投资和偷漏税所得。其中，稿费收入相当惊人。影片揭示，在没有成为德国国家元首之前，希特勒最大的收入来自《我的奋斗》这本书。该书在1925年出版，每卖出一本，希特勒就能获得10%的版权费。

《我的奋斗》卖价10-12德国马克，在当时属于高价图书。在希特勒上台以后，纳粹政府宣布，凡德国公民新婚的时候，将免费获得一本《我的奋斗》，但希特勒依旧获得版税。据估算，希特勒一年大概可以获取100万美元的《我的奋斗》版权费收入。从1930年到1945年，该书售出超过1000万本，这笔收入是非常可观的。

肖像权收入是另一笔精明的买卖。希特勒授权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拍摄他的肖像，这名摄影师在收取版权收益后，允许他的作品被用在商业或公益活动中，包括当时的邮票版面。摄影师收取的这笔费用，一大部分交给了希特勒。至于房地产投资，影片揭示在慕尼黑的黄金地段，希特勒用情人艾娃·布劳恩的名义购买了一栋豪华别墅，这栋别墅仅仅是他固定资产中的冰山一角。希特勒不仅在德国境内拥有大量的房产，在奥地利也有，那些房子无论是装饰设计还是地段都是上乘的。

曾经学过美术的希特勒在当上元首之后，对艺术品的搜刮可谓不择手段。到战争结束时，他搜刮的艺术品中，最值钱的名画据说在当时达到数千万美元。

最后，希特勒的“财富密码”还来自偷税漏税。纪录片找到的一份档案显示，到1938年时，希特勒偷税漏税总额超过40万马克。这份偷税漏税档案本该被销毁，却被有心的税务机关保留。但是1938年后，再没有税务官敢查他的税，因此纪录片宣称，通过偷漏税款，这位元首所获得的好处远超

1938年时的那个数字。

上述这些收入积累起来，即便不算其他财富来源，也绝不可能只是区区2万美元。这些财富都去了哪儿呢？

遗产并未落入继承人的手中

希特勒死后，他的妹妹宝拉·希特勒曾经提起诉讼，要求拿回盟军法院判决中所声称的2万美元的资产。经过12年的诉讼，她终于在1960年获胜，法院判决她可以拿走财产的三分之二，可还没等宝拉拿到钱，她就在判决结束后4个月去世了。希特勒还有两个同父异母的兄妹，他们同样没有获得遗产。

至于希特勒的其他财富，更是去向不明。根据美国的解密资料显示，在1944年美国就获取了希特勒个人海外资产的信息，希特勒在瑞士银行的账户上有4500万德国马克，代理人叫安曼。资料明确显示该账户为希特勒所有。也就是说，这笔钱是希特勒的个人资产，只是在安曼的监管之下运作，一切开支必须经过安曼和希特勒签字确认才行，安曼相当于希特勒的“私人会计”。但安曼死于1957年，希特勒的所有资产秘密就此消失。纽约曼哈顿的法务会计师肯·约马克一直在追踪希特勒的账户。他发现希特勒在法国、瑞士和荷兰都有个人账户。按照欧美银行规定，账户权利人去逝，银行有义务去寻找他的继承人，显然瑞士、荷兰没有这样做。而瑞士银行在2013年颁布了一项银行法规——在瑞士银行的休眠账户超过62年无人领取，该账户内的财产就会被收归国家。

至于艺术品，也有了新的发现。奥地利的边境线上有一个小村庄叫奥陶思，盟军在奥陶思小村的地下盐矿里找到了纳粹掠夺的艺术品，约1.2万件艺术品被封装保存在那里。希特勒死后一个月，纳粹分子将矿洞的入口炸毁，试图掩盖艺术品，以防落入盟军手中。1945年6月1日，美军搜寻小队根

据情报找到了奥陶思村的矿洞，动用了80辆卡车才将所有艺术品全部拉走，初步估计拉走的艺术品价值在当时超过了35亿美元。后来人们才知道这仅仅是希特勒搜刮的艺术品的一小部分。

亲戚为遗产闹得不可开交

关于希特勒的遗产是否该由他的家族亲戚们继承，还有一段趣事。近二十年来，维纳·马塞教授是所谓希特勒的遗产管理人。马塞从事希特勒研究数十年，他与希特勒的亲戚们进行广泛接触，始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曾收到希特勒姨妈那边的亲戚安东·施密特的一封信，要求他帮助确定《我的奋斗》的版权归属。马塞告诉施密特，希特勒家族追讨这部书的版权以及要求得到今后的版税，成功希望是很大的。

于是施密特召集族内五六名亲戚，其中有希特勒宠爱的外甥莱奥·洛巴尔。莱奥是希特勒的姐姐安琪拉的儿子，据说莱奥跟希特勒十分相像，有时还充当希特勒的替身，向聚集在广场的群众挥手。1967年，马塞与莱奥商讨希特勒家族和《我的奋斗》的版权问题，接着马塞又与希特勒的亲戚频繁接触，协调他们的意见，并建议他们向有关方面提出，追回《我的奋斗》1925年到1936年间的版税。1925年是《我的奋斗》出版的那年，1936年是希特勒宣布废除洛迦诺条约的年份。

只是，对于应该如何分配这笔财产，希特勒家族的每人都有自己的小算盘，闹得不可开交，追索遗产最终不了了之。

科尔杜拉·夏赫特是德国纳粹党二号人物戈林的遗产管理人，她说：“希特勒在遗嘱中说纳粹党是他的继承人，如果纳粹党不存在了，则由第三帝国继承，如果第三帝国也不存在了，他也没必要再托付了，因为这说明一切都完蛋了。”

据《检察风云》 马岚照/文

纳粹怎样掠夺“变质的艺术品”

1940年的夏天，法国向德国投降。挟胜利之威，没有实现画家梦的希特勒想创办一个巨大的欧洲艺术博物馆。其实这个计划于1939年3月便已正式提出，目的是在距离希特勒故乡不远的奥地利林茨打造一座希特勒博物馆。在准备西线进攻的同时，希特勒早已把一切都考虑周全：德军已经列好了一个想要掠夺的艺术品清单。

1940年7月，抢救艺术品的行动开始了，最先遭劫的是犹太人开的私人艺术画廊。征缴艺术品的行动通常是在夜间进行的，作品堆压在巴黎的德国驻法大使馆里。很快大使馆便放不下了，于是又征调了卢浮宫的展室，接着是网球场博物馆的展室，最后是协和广场。

从1940年秋天开始，收缴艺术品的行动进入了高潮。在巴黎，网球场博物馆成了委员会的中央仓库：被抢来的艺术品分类堆放。很多作品已经确定要在希特勒博物馆展出，还有一些是要献给政府高官的，其中包括二号人物赫尔曼·戈林。

尽管是小偷，但纳粹分子却没有

失去“理智”：他们不费吹灰之力地抢来了他们口中的“变质的艺术品”(毕加索、梵高等人的作品)，用它们和法国人或者其他外国人交换“真正的艺术品”。实行排斥犹太人政策的法国维希政权认为，把犹太人的艺术品交由德国“保管”是件利国利民的好事，全然不顾国内日益激烈的反抗浪潮。

最大的一次收缴行动发生于1941年。这一年，在仅仅几个月的时间里，犹太人收藏的大部分艺术品都被纳粹收走了，其他法国人和公共博物馆的艺术品也被洗劫一空。1939年，为了躲避德国人的洗劫，许多公共博物馆接管了犹太人的私人藏品，其中就包括属于金融世家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作品。

有压迫就有反抗。在卢浮宫，法国国家博物馆馆长雅克·热亚尔曾数次挫败维希政权和德军的洗劫计划。在网球场博物馆，外联部专员露丝·瓦朗偷偷地对堆压在博物馆的艺术品进行了统计，并记下了它们被运往的目的地。这为战后艺术品的追索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据《世界遗产地理》 张蕾/文